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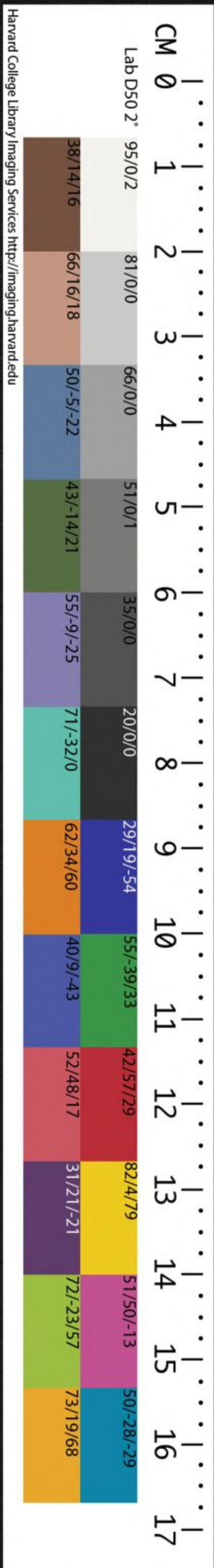
卷八十三之八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14

T 2455/21



北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文

廿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縣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弟之儀 虞世基 柳誓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穎 王貞 虞綽 王胄兄登

庾自直 潘徽常德志祖君彥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劉斌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寶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

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軼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旣而中州板蕩戎

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
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
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禪朱彤梁
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
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
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
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持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
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
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
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

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
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曾臆潤古
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
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
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
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
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
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
杞梓竝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

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與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述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

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克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

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
陽休之監撰瑱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
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
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
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
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儵太學博士諸
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
并勅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
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
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

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
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
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
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
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
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
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
功曹參軍劉頊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
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
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

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竝入館待詔又勅僕射殷
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入亦有不得待詔付所
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
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
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
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旣
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
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
用故莫能常行焉旣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

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
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精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
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
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
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
清綺河州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
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
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
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

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
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
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
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
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
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
在駘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
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
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
英靈燕趙奇俊竝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訛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
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
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
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
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
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
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
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
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

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頰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旬因爲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齊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

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克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一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黃門

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
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
深軍敗子昇爲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
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
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
精不已及孝莊卽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
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
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
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
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

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
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
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度對
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
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
舉也捨此北度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
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
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
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
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

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覩之介朱兆入洛子昇懼禍
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太中正梁使張臯
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
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
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
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
足以陵顏轢謝舍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
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
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

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
章易作通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
合陳辭子昇又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
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旣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
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
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_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
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

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懷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證惠侯濟勳兄弟同郡廣文格並爲州主簿僕射臨

淮王武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問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爲士流所愛時共贈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我收爲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馬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鑿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遊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

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
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成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
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
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廕第不敢當此武定七
年齊文襄崩暹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
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遜仍舉秀才
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三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嗚
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
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

朝堂對策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
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
尚書擢弟以遜爲當封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太行
臺宰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爲
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
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於江上大軍還
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
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

傳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
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
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
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
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
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
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
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
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
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與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

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
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
爲之銘陸印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
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
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
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
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
員外郎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
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

日行遇轎車頰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
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
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搏東安人南
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
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
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
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
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
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

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
世齊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
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
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
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
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
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
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
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

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竝願卽都鄆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大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褒性謹愼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

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歆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一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眊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卽

位篤好文學時褻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褻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褻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褻常侍從初褻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褻等通親知音問褻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鼎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

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旣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

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
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
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
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
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
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
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
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
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
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仙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

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
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
嗣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
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
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
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
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
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
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

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卽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後從至大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

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煥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

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未爲御
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
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
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
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
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
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
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
太子後征吐谷渾在雷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

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
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造爵爲公帝後
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
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
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
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
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
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

恬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

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飭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旦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爲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

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又

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
又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
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
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爲
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
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
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
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
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
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

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
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
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
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
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
竝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
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
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
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誓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

傳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
佐郎後蕭察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
及梁國廢拜開府爲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
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
瑒等百餘人以克學士而誓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
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
誓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數庾信體及見誓後文體
遂變仁壽初引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
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誓尤俊辯多在侍
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

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上之
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
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
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
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
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
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
大將軍諡曰康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
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

傳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
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
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
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摠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
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
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紮賓
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
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
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

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誠臣也敕
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後幸太山還
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上召百官賜
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
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坐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
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
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摠叙冠
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
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

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

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

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
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
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
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
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
序傳未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
資始辰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
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有貴賤矣
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臭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

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剗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
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
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
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
四名之別檣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
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
襲五勝相泐俱稱百谷之王竝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
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
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
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

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頽羯胡侵洛沸騰慘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

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緝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卽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

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
隨見補茸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
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
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
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宰
傳一卷謁賊傳二卷逾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
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
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
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

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南追叙前勳授
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逾之日
隋宮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
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
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
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
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
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
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
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諡曰

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卽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卽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

莫不折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

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
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
時朝政浸壞人多賂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
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
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
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
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
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
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
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

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
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
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
才爲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
之所在處觀者如市場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
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文帝
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
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

竝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
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
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
讓預焉二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
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
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卽位爲露
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
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
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
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

弘等脩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
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
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克讓
叔少退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
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
書令楊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
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
歸魏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

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
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
左僕射高穎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皇
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經
單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大
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
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
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警曰汝亦來
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乃悟叱從者
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爲
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
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
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
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
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
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
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
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

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
帝嘗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
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
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頴性
褊急與柳普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
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
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有子

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
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

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
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
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
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
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
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
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
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

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眇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龕踈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

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士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

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

帝覽胄詩一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徙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

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卽位授祕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摠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摠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

微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
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奠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
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竝謂極高極尊
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之敬愛止施賓友敬問
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賤富知敬之爲義雖
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
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
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
令微於馬上爲賦闕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

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爲韻集微爲之序
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
一部復令微爲序煬帝嗣位微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
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
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
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微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
希旨出微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
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
劉斌竝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弟爲五言詩

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兄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遼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

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誓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竝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細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即嘉春坊右監國監司業事巨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土頌弟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未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旣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與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

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入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國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退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頌田翼楊慶

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竝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真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

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
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
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
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
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
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
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
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

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
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
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
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
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
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
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殞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

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領盡資業不假於人
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
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
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
情矣於是予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
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

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
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
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
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
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
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
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

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
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
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
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
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
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尙
書聞奏標其門閭

郝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
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置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
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
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
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
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
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
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
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父乖膝下而重可至性

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
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萑鄜城郡守族性至
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
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
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
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
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
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
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
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
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
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
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
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巾摠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
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
其營墓之初乃有鷗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
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麩遺之遐
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

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原王之類莫不重

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鑿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

侍及祖沒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目凡言畢獻欷上爲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此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槨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

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頌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頌所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

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頌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頌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頌之計也頌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頌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頌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

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

賞推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親易燥濕毋食則食毋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毋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闕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

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
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
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
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
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次親易燥濕不解衣者
七旬太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線而已家有烏大隨其在

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
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
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
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
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
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
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
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
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

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
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
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
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
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
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線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
廬于墓旁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
于處默又廬於墓側弈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
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
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
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勵
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
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
矣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雋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劓斷脣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

之向雄嵇紹金不懼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迺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陳世登

李凡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
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
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
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
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
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儒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
化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
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

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

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旣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
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旣而拘留隨身衣裳敗
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
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大武下詔
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
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大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
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
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中山補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

喪亡宜單貧無菽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歛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金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舅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也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毋以婢兒授之一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

卽爲固長育至十餘一固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怕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

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勸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旣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

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入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入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濟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尉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肫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一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殉城歸款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

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雋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查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

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

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脩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旣入成都蕭撫問迥軍

中委曲棠不對撫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

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
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
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
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支體然後向縛請
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
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
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
之叔毗辭色不境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
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

八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
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
守糧盡煮犀甲晒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
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
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
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
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
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
等九軍敗績帝命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

僅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
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
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
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
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
討西襲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
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
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
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

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
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亂賊孫宣
雅亦祇閣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音丘須陁大破之露
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六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
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
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屯蹲嶺山須陁列入營以逼之孝友窘迫向縛
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皖等衆各萬計須陁悉
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

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
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恭霍小漢等衆
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
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
口君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
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
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甘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
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太守善會

大業中爲郟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
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
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
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
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
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
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
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
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
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

之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
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
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
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
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
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克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

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克入楚遂大
官署執之世克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
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
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
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
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
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
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

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
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
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
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
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
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
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
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
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

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
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
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
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苾漢末爲上計詣京師
旣而吳魏隔絕苾在內國更娶生子昌苾死後爲東平
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
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
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
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
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

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

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

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
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
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
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
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節非於
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
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
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辨析多出衆人意表從
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
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
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湯帝被
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
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
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湯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
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
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
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
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
下韞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

公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

國未嘗不獻劾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爲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

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居而憂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羸爲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

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李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脣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捩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

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金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卷八十五終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丞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郭絢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

欲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曰云知
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獻托口之后
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
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
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
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庶人調俗但廉
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
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 後
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 道各
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 吏傳

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侃明亮杜纂裴他
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一尔宋世良郎基孟
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止此篇隋循吏傳
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一景茂辛公義柳儉
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一景裴他羊敦宋世
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
依時代編輯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
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
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
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
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城太守頻年饑儉
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
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貞外常侍延昌
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
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
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

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
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
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
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
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
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
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
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
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

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
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爲
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
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墮者
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
威略羣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
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
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
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
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賈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
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
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曾
恭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
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
太原王介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
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
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
太守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
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

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爲擡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繫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郟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

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

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
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毋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
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毋
殺其父而子有隱毋之義既不告毋便是與殺父同天
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
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
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
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闕官後拜河間
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

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終撫甚有人譽後謝病
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
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
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
州刺史諡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
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
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
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
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

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饒山中忽

有六蛟食人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
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
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
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四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
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
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
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
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
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

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
業唯有一馬瘦死詔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
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
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
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
日詔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
密啓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謂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
後神武書責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
也及詔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兗
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

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
兗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脩也詔為并州刺史業復
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
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
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
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
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
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
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

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
榮以術藝被迎將人內業爲通名忽於京中抗聲奏云
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
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衰
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
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
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靡感因卽申上至秋復有
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救人間
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旣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
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

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關
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
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
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
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
平太守年旣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
爲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
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統袴吒羅家又恃姻婭

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獲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

中行過者無不提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

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姓_不曾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_百穎召曾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老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

灑泣曾明兄弟叩頭乞外更_一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_年春摠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曾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

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
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
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
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
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
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
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
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
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
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

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
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
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
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
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
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
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
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

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所食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

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迴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鑿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畧涉經史有規檢

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
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
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
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卽位拜華州刺史遷封華陽
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
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
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
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
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大
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

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
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分
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
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
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
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
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
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
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

今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木成富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歲末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滄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史人感悅畧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

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

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
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
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
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
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
示天下百姓爲之語口口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
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以制皆出人意外朝廷有疑滯公
所未能決叔略輒登以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以上所親委高頴揚素禮遇之叔
略雖爲司農往往參叔目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
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
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唯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
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
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
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
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
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

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

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
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
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
除岷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
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
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
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
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
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旦夕悉瘥方召其親戚而
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

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
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
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
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
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
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
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
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
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
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

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
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婁勣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
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
其部內官察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
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
守關訥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
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卒子融

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程華
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
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
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
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
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
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
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
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
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

郡者金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頴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編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

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頴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

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所專其邑在潁州每有書
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
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
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
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
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
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

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
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
官吏人無少長號泣公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
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狀上召
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
足羨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
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
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
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摠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伽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

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賦貽所在徵歛人不堪命唯德
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
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
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
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
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
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
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
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
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

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
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
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
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
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
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
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
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

北史卷八十六
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
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
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
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
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
然存夫簡久必藉寬乎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
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
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
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北史卷八十六終

書
卷
之
一
上

